

宦海升沉录

百年好读编辑部 主编

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

书 名：宦海升沉录

作 者：百年好读编辑部

出版社：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

丛书名：清末讽刺谴责小说大系

出版日期：2006-07

ISBN： 7-90048-00-38 /I • 89

定 价：15.60

目 录

- 第一回 入京华勋裔晋道台 游天津爵臣征幕府
- 第二回 监朝鲜使节趲遥程 入京华群僚开大会
- 第三回 宴华园别友出京门 电天津请兵平乱党
- 第四回 争韩政清日交兵 策军情袁氏返国
- 第五回 改电文革员遭重谴 练军营袁道拜私恩
- 第六回 谈新政袁氏擢侍郎 发私谋荣相兴党祸
- 第七回 革枢臣党人临菜市 立阿哥天子入瀛台
- 第八回 附端王积仇腾谤语 发伊犁送友论交情
- 第九回 蓄异志南省括资财 勘参案上房通贿赂
- 第十回 堕欲海相国入迷途 剿团党抚臣陈左道
- 第十一回 立盟约疆臣抗伪命 奖殊勋抚帅授兼析

第十二回 离东岛返国谒疆臣 入北洋督衙擒刺客

第十三回 纵刺客赠款南归 对强邻观兵中立

第十四回 论中立诸将纪功 兴党祸廿人流血

第十五回 疚家庭介弟陈书 论国仇学生寄柬

第十六回 赎青楼属吏献娇姿 憾黄泉美人悲薄命

第十七回 争内阁藩邸击疆臣 谋抚院道台献歌妓

第十八回 出京门美人悲薄幸 入枢垣疆吏卸兵权

第十九回 息风谣购枪惊各使 被谗言具表卸兼差

第二十回 庆生辰兰弟拜兰兄 筹借款国民责国贼

第二十一回 拒借款汪大燮出差 遭大丧袁尚书入卫

第二十二回 请训政铁良惑宫禁 遭谗言袁氏遁山林

第一回 入京华勋裔晋道台 游天津爵臣征幕府

哈哈！古人说得好，道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句话，可不是春秋时伍子胥说的么？他说这几句话，都是有点子原故的。因为他由楚逃难，走到吴国。当时吴公子姬光，要用他的本事谋取君位，就了不得的敬重他。果然伍子胥替姬光取了吴王之位，又辅佐他破楚伐越，成了大功。

附近各小国，又来归命，吴国遂强盛不过，霸于诸侯。不想后来吴王贪图美人重赂，许越王勾践成盟。伍子胥知道勾践之志不小，将来必为吴国之祸，故此向吴王苦谏成仇。吴王竟惑于太宰伯嚭之言，把伍子胥来杀害了。他临死时，就说这几句话：见得要捕狡兔，必用走狗；要射飞鸟，必用良弓。若没了狡兔飞鸟时，这走狗及良弓，就用不着的。犹之国家有事，就要用能臣，及国家偶然没事，那些枭雄之主，就怀了个妒忌之心，差不多要把那能臣驱的驱，杀的杀了。

你看刘邦、朱元璋，岂不是个雄才大略之君么？你道他后来待那些开国功臣究竟怎地呢？在刘、朱两主，是本国之人，尚且如此，何况伍子胥所仕的，是异族之君么（呢）？说书的人，不过引这一件故事，做个引子，不是与看官讲东周列国的故事。今不再说古事，且说今事给诸君听听。

因今日仍有一人，颇像伍子胥的。那人的出身立业虽不及伍子胥的英雄，但讲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八个字，亦有些

相类。你道那人是谁？却是人人知得的，就是我们中国里头，河南省内项城县一个故家子，姓袁名世凯，别号慰亭。他父亲唤做袁甲三，本是清国一个中兴功臣。因咸丰初年，西北一带有张洛行、苗沛霖起义，聚众数十万，攻城拔地，甚为声势，当时的人，号他做捻党。袁甲三却辅佐清朝，去攻剿他，做到钦差大臣的地位，驻扎宿州地方，左攻右战，立下多少功劳。故此清廷要把名器荣耀于他。及到他歿时，连他的子孙也有恩典荫赠。那袁甲三本有子数人，世凯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

至于世敦、世濂、世辅、世彤，统通是袁世凯的兄弟行辈了。

且说袁世凯自咸丰九年出世后不久，袁甲三也亡过。清廷下了一道谕旨，荫恤他的子孙。故袁世凯亦于及岁时，到京引见。清廷念他是个功臣之裔，又因袁世凯早已捐了道员，就交军机处存记，好像遇缺即放一般。

那袁世凯为人是机警不过的，自念：“先人在清国做了大官，有许多功劳，料然有许多同僚，都是自己世交的，正要寻一条门径，拜谒一两个有位有势的大员，凭他扶助，才易出身，这时才不负自己志气。”猛然想起：“正任直督北洋大臣爵相李鸿章，也是与自己先父同事的，那李鸿章是最有权势的人。

若见他，得他赏识，不怕一官一差谋不到手里。”想罢，便直出天津。因直督一缺，一年中有半年驻于保定，就有半年驻在天津。恰那时直督正在天津驻扎。故袁世凯一程到了天津地方。

先寻了住处。忽听得李鸿章正巡阅东明河工，尚未回衙。暗忖：“直如此凑巧！惟这条门路，是断不宜放过的，不如权住天津，

等候也好。”

到了一日，觉天时甚好，就带了跟人，出外游玩，不觉到了紫竹林地方。那紫竹林是天津有名的名胜，到时但见得：香舆宝马，绿女红男，人拥如云，车行似水。不少坠鞭公子，正花明柳媚之天；许多走马王孙，趁日丽风和之地。楼台一寸，锦槛千重。每当美景良辰，抵得赏心乐事。

当下袁世凯且行且看，自忖：“人传紫竹林热闹，真是名不虚传。”游了一会，穿了几条曲径，前面现出亭子一座。袁世凯正欲进亭子里小住，略歇些时，忽见亭子先有一个人坐着。

举头细看，见那人生得气宇轩昂，精神活泼，有四十来岁的年纪，颌下两撇胡子，正用手左右捻捏。旁边立着两个跟人，一个正拿着京潮烟袋，在旁递烟。袁世凯省起，方才来时，见门外一顶大轿子，料然是此人的。看他形容，一定是本处官场，不然就是一个大绅了。便步进亭子里，向那人一揖，通问姓名。

原来那人不是别人，就是前翰林学士张佩纶，当中法开战之时，曾拜钦差大臣，办理福建军务的。自从败了仗回来，革职之后，在天津电报局当总办之职。当下张佩纶又向袁世凯问过姓名，世凯答过了。猛想起：“此人是北洋李爵相的子婿，是李相最得用之人。自己要谋见李相，就先与他拉拢，亦是妙事。”因此道出家世履历。

张佩纶见他是世家，也不觉起了敬意。在亭子里谈了一会，那张佩纶固是满口才犹，袁世凯亦是个口角春风的，因此十分投机。佩纶即预约请世凯明天到他处叙谈。姓袁的自无不应允。

不多时，张佩纶说道：“兄弟不过经过这里，顺便进来一游。

现在有点事要回去了。”便起身告别而去。那袁世凯亦是无心游玩的，今见无意中先识了张某，心中已喜不自胜，即带同跟人回寓去了。

到了次日，即依约前往拜会张佩纶。佩纶也接进里面坐下。

正在寒暄之间，忽门上传一个名刺。袁世凯知是有客到来拜会，理要回避。惟张佩纶见世凯到了未久，骤然送客觉不好意思，即说道：“不必拘礼了，来的是个不速之客，只到来谈天，并没有什么公事。”袁世凯听着，就乘机称谢。只见佩纶传出一个“请”字，跟人应声去了。随见来客进来，大家让座后，张佩纶道：“座中统通是知己，可不必客气。”

袁世凯与来客一齐说了两声“是，是”，来客即与世凯通过姓名。原来来客就是天津海关龚道，也是李爵相之甥子，没事时，就天天到姓张那里谈天说地。袁世凯见他又是李相姻亲之人，一发要与他结交。佩纶即接口向龚道说道：“那位袁老哥，就是前钦差大臣漕督袁公甲三的四公子，正从北京引见回来的。现在正把父执礼候见李中堂呢。”龚道听了，道一声“久仰”，又重新叙礼。

张佩纶道：“今天两位来到很巧，昨江南刘岷帅荐了一个厨子到来，说是精于调味的。兄弟今天正着他弄点菜试试。两位若不嫌弃，待晚饭后回去不迟。”袁世凯正说了一声：“不敢打搅。”龚道笑道：“奇怪奇怪，刘岷帅难道是不知味的，有了一个好厨子，却不自用，要荐来老哥处不成？”张佩纶亦笑道：“兄弟还没有说完呢。因兄弟在南京曾九帅幕府时，刘帅正归隐林下，常有书信讥九帅与兄弟依恋官阶。九帅常复他，说南京是他旧治之地，长

江一带，海产丰美，可供朵颐，不似湘间绝无异味，所以我们不欲离去江南。又说那一物如何香美，这一物如何甘脆，问他还记忆否。因刘帅平日最好谈食品，所以九帅调侃他。到九帅临终时，也遗折荐刘帅出身。先日还有信致刘帅道：‘足下食指动否？南京胜地，将使足下复临斯土，以免向隅。’这等说。你道九帅临终时，还作这般调笑的话，你道奇不奇呢？”龚道笑道：“你真是糊涂的么？兄弟只问刘帅，怎地有好厨子不自用，要荐到老哥这里。不想你说了半天，还是离题万里的。看来曾九帅不奇，你还是真奇呢。”张佩纶又大笑道：“兄弟仍不曾说完呢。后来刘帅得再任两江。惟他常性还不改，常常与兄弟书信往来，仍谈论食品不休。他前月函称，得了一个大字第一号的厨子，函内称：千辛万苦，才得这厨子一用。洋洋数百言，只论这厨子的好处，弄某菜用什么好法，弄某菜用什么异味。兄弟得接那函后，向他借那厨子用三个月，又发了几次电报催他，才得这厨子到来。今天只是初到的第一天，所以留两位试试。”

龚道又笑道：“你总办电局便宜了，为借用一个厨子，要发几次电。你方才说的，兄弟几乎听不耐烦了。兄弟还问一句，老哥，看你说话时这般迟慢，因何你在福州时，听了炮声却又走得这般快当，究竟是什么原故呢？”这时龚道说完，袁世凯在旁听了龚道的话，觉这几句话是十分冒撞那姓张的，实不好意思，只道张姓的断断不喜欢。不想张佩纶反大笑起来，说道：“兄弟在福州时，不过要做做钦差，前去玩意儿罢了。不提防法兰西的兵官，真个要放起炮来。若不跑吗，这命就不要了。”

龚道与袁世凯一同笑起来。

三人正谈话间，只见一个跟人又进来，向张佩纶说道：“曾太太唤呢。”张佩纶听着，就飞奔去了，只回头向龚、袁二人说道：“两位等等，兄弟不久出来相陪。”袁世凯见了，觉有客在座，如何有这等规矩？正自忖度，龚道笑道：“袁老哥也不必思疑，只管坐罢。这位曾太太唤他，没论天大的事情，他也要放下，不拘什么王公卿相到会，到这时他亦不能相陪的了。”袁世凯笑道：“有这等奇事？”

龚道说道：“你还不知，他自从先娶的李太太歿后，在南京督幕时，曾九帅镇日夸奖自己女公子的文翰为世所稀，并说道，除了张佩纶，那文墨中就没有一个是他女儿敌手的。那日醉后，竟对张佩纶说道：‘我若把小女嫁了老夫子，真是一个对儿，可惜年纪不对，可就没得说了。’张兄就乘势答道：‘古人有忘年的朋友，晚生不妨做个忘年夫妻。大人你道是不是呢？’曾九帅那时醉了，只一头笑，一头点首。张兄就当九帅点首是应允了，即当席称起翁婿来。次日反悔不及，曾家女儿更是啼哭不已。后来几多劝慰，然后得曾家女儿允了。你道那十来岁的小姐儿，父亲是当朝伯爵总督南洋，自己又是一个有才貌的女子，忽然嫁了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做个继室，那有不气呢！所以过门之后，张兄总要百依百顺于他，没一点是敢违抗的。他每于友朋宴会之时，呼唤张兄，行他的阖令，要试张兄违抗不违抗。故方才唤张兄，张兄如何不去呢！”

袁世凯道：“这样好不误事。若有最紧要的事情，只争时刻工夫的，一旦要唤丈夫回去误了时，却不是玩的。”龚道笑说道：“他

还管得许多吗？张兄若是留心公事时，说少些谎话，多一点实心，他不知开复几时了。因他的势力，比不同别人的，想老哥也知道了。”袁世凯听罢，点头称是，暗忖：“官场里头，却如此混闹的。可见做官的人，人情势力是不可少的。”

正想象间，张佩纶已转出来，笑说道：“方才有点事欠陪，很对不住。两位休怪。”袁世凯谦让回答了。龚道笑道：“曾太太呼唤与皇上召见，孰轻孰重呢？”说了，大家笑一会。

跟人已报传饭，端了酒菜上来。张佩纶坐了主位，一齐举杯相劝。袁世凯是新交的，自然加倍敬重，且因自己要求见李爵相，适凑遇了张、龚二人，皆是李爵相的至亲，正靠着他们帮说一句好话，如何敢脱略？不料他越庄重，张、龚两人越放浪形骸。袁世凯只望从中拉拢三两句，总没机会。但见张佩纶每于递上一个菜时，就评赞一会，调味如何得宜，烹好如何得法；又诉说制某菜以那一位大员的厨子为佳，制某菜又以那一位大员的厨子为妙，滔滔不绝。直至席终时，袁世凯终不能插说一句密切的话。饭后，略谈一会，袁、龚两人各自辞去了。

单说袁世凯回寓后，自忖：“欲见李爵相，正不知李爵相肯接见否。天幸结交了张佩纶，与他有翁婿之谊，满望他替自己在李相跟前吹嘘。惟相会几次，总说不得入港。但终不能不结识他。仍幸多识了一个龚道，可望得他提挈。”因此之后，天天也与张、龚二人往来。

恰那一日听得李爵相已回衙了。料他初回，公事必多。待过了三两天，即带了名刺，并写上履历，直到督衙，传帖求见李爵相。不想由跟人递出一个片子，交与门上。等一会，才见门上拿

片于进里面。少时转出来，即传一个“挡”字。袁世凯快快回去，自忖：“那门上传上自己的片子，没有多时，就传一个‘挡’字，可见是门上混闹的。”邵唤轿班，改道往拜龚道。得龚道接进里面，即先诉说道：“今天往见爵相，不得一面。想明天再往走走才使得。”

龚道道：“奇怪，李爵相生平，凡是勋臣子孙要往见他，他没有不见的，因此事正是他的厚处，亦是他的短处。他自念以平发平捻，为一生最大功业，故于平发平捻的勋臣，他就起一团敬意。他非是敬重来见之人，不过敬重中兴勋臣，就有个爱屋及乌之意。今老哥独不得一面，只怕门上要作怪。老哥究有些随封好意送给门上没有呢？”袁世凯道：“这等规例，兄弟如何得知？但爵相声势赫赫，苟是愿见之人，门上如何敢阻挡呢？”龚道笑道：“算兄弟冒撞老哥，原来门丁的积习，老哥还不知，于官场上也算是外行了。大凡越大的官，他的门上越大气焰。若在军机里头，任是什么大吏功臣入京，若没有孝敬时，如何能得一见？你明天总要打点才好。”袁世凯道：“兄弟人京引见，全得李师傅鸿藻周旋，故这等规例，也不大明白。朋天往见爵相时，遵教就是。”说罢辞出。回寓后，细揣门闾之积弊如此可恶，若他日得志时，誓要除去门闾，以免此一项弊端，亦有益不浅，但目下却不能争气。

果然次日袁世凯再往求见李爵相，先使跟人向门上打些手眼。不一刻，门上即代他传帖，随见传出一个“请”字。袁世凯即进里面，心上又盘算道：“立刻传见，这才有吐哺握发之风，真不愧为一个宰相了。”说时间已到厅子里，早见李爵相坐着。袁世凯举目看看，但见他生得双眼闪闪有光，精神奕奕。

那时已有六十来岁，那一种气象威严，却令人可敬。即上前行个父执礼。

李爵相略略起迎，即让姓袁的坐下。李爵相亦看那姓袁的，生得眉目有威，气宇不凡，年纪不过三十左右，活是一个少年有用之才，即问道：“世侄是几时到的，到来又有何事？”

袁世凯一听，暗忖：“自己引见时，难道他没有看邸抄，自还不知？且到来见他，自然是要求一官半职，又何待问？他偏说这些话，想他是不大喜欢了。”即答道：“晚生方入京引见。今于引见后，特来拜见中堂请安。”

李爵相道：“因何你来时不来见我呢？”袁世凯即高声道：“自然是要见了皇上，才敢见中堂。”李爵相见他有些胆识，亦说得有理，故听了袁世凯的话，又道：“你到来天津有几天了？”此时，因昨天受他的门上阻挡，正合乘机说出，便说道：“到了几天，因中堂往视河工未回。昨天已到来拜候，不获中堂赐见，故今天再到。”说了，只道李爵相必有说话，要责门上不是，不想李相反发些怒容，厉声道：“你有多大年纪，还不读书，究有什么本领，出来想做官？你好大个胆子！”说罢，即举茶送客。袁世凯正欲答言，不料他已举茶相送。实不得不去，即拱拱手，亦厉声道：“此后若非中堂见召，晚生再不敢来见了。”说罢扬长而出，立即回寓，心中一团怒气。只道往见李中堂，尽望他提拔提拔，不想反被他骂了几句，看来是没有指望。

正愤着，忽报龚道来见，立令请人。方分宾主坐下，龚道即问道：“今天可曾见得李爵相不曾呢？”袁世凯道：“见是见了，只是赚得一骂。据老哥说来，是李相最喜欢勋臣之裔的，今就兄

弟看来，似老哥之说还大大不然。”龚道听了，即说道：“恭喜了！原来足下还不知李相为人，凡是他所爱的，见面时一定责骂；若是他不喜欢的，他于相见时，只满面笑容。他这个用意，谓他所不喜欢的，一定是小人，故拿定不敢开罪小人的意思，只以和平相待。今老哥得他责骂，可就恭喜了。”袁世凯道：“可就奇了，想他所用的人，定是他所喜欢的人。难道他见着，定要无故骂人么？”龚道答道：“老哥若不信时，请候两天，且看何如。”说罢便兴辞而去。袁世凯细想龚道之言，不知是真假，姑且等候一两天，再商行止。

到了次日，已见张佩纶到来拜会。款接间，张佩纶拿出一个帖，并道：“这是李相送来的关书，着兄弟送到老哥处，现在没什么差使，特先请老哥到他幕里办事。这等说，想老哥荣迁之期不远，可为预贺。”袁世凯接来一看，确是不错。正是：堂前作客方遭骂，幕里求贤又拜恩。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监朝鲜使节趲遥程 入京华群僚开大会

话说袁世凯接转关书一看，觉是不错，方知龚道之言是真，便对张佩纶说道：“今得贵岳提拔，真出意外。”便把相见时被李爵相责骂的话，细述一遍。张佩纶道：“你不闻直隶官场的通语？凡有一人上督衙禀见的，出来后，同僚必问他，有捱骂没有。凡

官场中多以得李相一骂为幸。因李相以抵得责骂之人，方是抵得任用之人，故多有欲博一骂而不能得的。今老哥一见就骂，已是万幸了。”说着大家笑起来。少顷，张佩纶辞去。

这时，直隶官场听得爵相幕里，新近聘了一位姓袁的，无不到来拜会，或称年世谊，或称来道喜，几乎应接不暇。袁世凯倒笑起来，因他们求官缺觅差使，只道姓袁的进了督幕里头，尽要靠他有点声气。因自忖：“从前那一个识得自己。今不过是一个督衙的幕员，就引动许多人到来巴结。可见官场的积习，真是卑鄙不过的。”果然过了几天，即进直督李相衙内充当幕府，李相就派他办理洋务一缺。

那日正与李相谈论案情，忽电报局送到一封电文，却是由日本发来的。就令翻译员译出一看，却是朝鲜自己与日本立了一道和约。第一条就称“日人承认朝鲜为完全独立国，与日本平等，同为自主”这等说。故驻日何大臣得了这点消息，立刻电报北京，并打电一份送与李爵相，请他奏请派员监察朝鲜行政的。李爵相看了，眉头一皱，一言未复，即将这道电文交与袁世凯一看。袁世凯道：“据中堂看来，是怎么样处置才好？”

李爵相道：“现在中国里，自己的事还办不了，还有什么时候料理朝鲜的事？倒不如由他罢。”袁世凯道：“中堂之言虽则是好，但朝鲜是我国几百年的藩属。今外交各事，犹听他自主，可不是我失了一属国么？大凡半主的国，本没有完全外交权，是中堂知得的了。”李相道：“那有不知，只怕自己争不来反失了体面。且数年前老夫曾与日相伊藤立了一道条约，订明朝鲜如有事，须清日两国共同保护。今若干涉他，只怕日人反唇相稽，却又怎好？”

袁世凯道：“就是共同保护，也不过是半主国，亦不应由他自与日人立约。回想十年来，日人灭我琉球，前年又与台湾生蕃起衅，几乎动起干戈，其志不小。怕他将来对待朝鲜，还不止于立约呢。现在何大臣请派员监视朝鲜，亦是一策。不知中堂以为然否？”

李相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日人之意，屡次欲挑战于我。但我海军虽已成军，还未训练纯熟，实不是他的敌手。”

故目下不要中他的计。你年纪还轻，血气自然强盛，但老夫看来，目下总不宜动他才好。”袁世凯听了，即不敢再言。退后细想，觉李相胆子太小。自古道，履霜坚冰。尽怕日人将来吞了朝鲜，就不是玩的，故此郁郁不乐。只是北京里头，自得了何大臣的电报，总理衙门就天天会议。对待此事，只是议来议去，总没一点实策。

那些朝臣又纷纷上奏。你可知中国人纸上谈兵的利害？差不多笔阵横扫万人！有说要劝令朝鲜取消日韩条约的；有说圣朝怀柔远人，不宜任日人欺弄朝鲜的；其极则说，如此条约不能取消，要立刻与日本打仗的。都道日人始灭琉球，继夺台湾，今又煽弄高丽，总要大起王师，伸张挾伐。那一个说自己有什么将官，这一个说自己有什么舰队，更诉起平发平捻的本领，也称日本蕞尔微区，不足畏惧。左言右语，闹成一片，统通是不知外情，只说出天花龙凤。

惟当时朝廷究没什么主意，只降一张密谕，询问爵相李鸿章如何办法；一面又令总理衙门妥议具奏，又令北洋派员入京会议。此事倒闹出天大的事情来，这时不特有旨询问北洋，即军机及总

署，亦函商李相，更有些京官致函李鸿章，责他坐令日人自大，都道非出于一战，不能保全藩属。并有些人说道，陆军虽左宗棠新故，水军虽彭玉麟初亡，然自问以大御小，何优日人等语。李鸿章看了，不觉笑道：“近来战具不比往时，难道左侯尚生，彭某不死，就能与外人对敌么？”看官，试想李相是个有些阅历的人，自恨中国不能早谋进步，现在是不能与外人讲战的。惟谕旨既令派员入京，到总署会议，便派令袁世凯入京，并把自己的意思及所主张的，统通嘱咐了。袁世凯得了李相的意旨，亦知战字是不易说的；若不能战，即不宜干涉日韩立约的事，故心中只拿定派员驻韩的意思。

那日到京先见了各当道。到会议之日，那袁世凯自然依期先至。到时，见总署内还没有一人，等了半天，才见各大臣陆续到来，已是午后时分。袁世凯暗忖道：“这是重大的事件，为何各大臣总没有一点留心，直至这个时候，方来会议。你道办得什么事？”但心中虽如此想，究不敢明说，只催：“时候不早了，快些开议罢。”谁料开议之时，你言要干涉他两国的条约，我言恐干涉了又生出事来，都是游移两可，又没一些决断。袁世凯虽口如悬河，力陈派员驻韩的要着，滔滔不绝。惟说了不多时，已是日暮，不免待明天再议。到了次日，仍复如是。

议了几天，才定义：不根究日韩立约，只遵依袁世凯派员驻韩监视朝鲜行政之议。又恐为日人诘责，候与李相妥议所派之员作什么名称，然后发遣。自此，军机及总署各大臣，倒叹服袁世凯有才，且能言办事。这样看来不是什么大事，竟议了几天，才得派员驻韩之策，算得什么有才！只从那些一班老朽看来，就如